

世相百态

寻找乡愁

■姜德福 文

打开新版的浦东地图,在东西并行的碧云路、明月路和南北并行的云山路、白桦路,四路成井字形相交的一个空白地块,就是曾经生我养我的浦东老家——姜家宅。自上世纪90年代为配合浦东开发,这里整个村庄拆迁,几十户农户整体住进开发商在金桥湾盖的安置房。

我幼时的姜家宅,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。一条名叫华漕达的河流从村中流过,把村子分成浜南浜北两大块,中间有一木桥相连,我就出生在浜南靠木桥边的一个农舍里。还有七、八条有名无名的小河浜又把宅子分成曹姓、王姓、周姓、姚姓、陆姓等若干个小村落。姜姓是大姓,有30多户,大都住在浜南。其它都是小姓,有的只有三五户,最多的也就是七八户,都是后来陆陆续续搬来的,大都分布在浜北和村边上。在我的记忆中,当年的华漕达可以行船,有小火轮直通黄浦江。在一些从江苏、浙江、安徽来的船夫用竹杆子撑的木船上,装满了缸罐碗盆,船主们顺着河道沿村叫卖,生意还蛮红火。乡下人要用的水缸、米缸、酱缸、羹缸,腌制雪里红、臭米苋、萝卜条的咸菜缸,乃至存放油盐酱醋的坛子,以及放在炉灶柴灰里煨酥豆、猪猪蹄膀用的钵头等等,都是从船上买的。

姜姓的祖上在哪里,宅子是怎么形成的,谁也没有考证过。我现在已当爷爷了,我就听我的爷爷谈起过他的爷爷小时候曾经给他讲过发生在村

里的故事,就像现在我对我的孙子讲的那样。反正自打上海开埠,这个宅子就有了,这里的农民是上海名副其实的“土著民”。最近,网上流传一段播音员用浦东方言报地铁二号线站名的搞笑视频,基本上是我老家的口音。比如:“风度(大)来喔”,“落苏(茄子)要伐”等等,因而常常被城里人取笑。我夫人是东北人,来到上海后,和说着浦东话的婆婆及几个妯娌交谈时,常常被弄得摸不着头脑,也真是难为她了。

那时,村上几十户人家都是择水而居,家家都有一个石砌的水桥,伸向河中。孩子们常常在这里嬉水,妇女们则在这里淘米、择菜、洗衣服。天天潮涨潮落。饮用的水一桶桶提进家中后,都要倒进有一半埋在地下的大水缸中,水放满缸后加进碾碎了的明矾,用搅水棍使劲搅过,脏东西便慢慢沉淀缸底,上面的清水可以用来做饭炒菜,甚至可以直接饮用。

这里民风淳朴,村民们和睦相处,无论是同姓人,还是异姓人之间,很少发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得面红耳赤的。我想,这很可能和村上一件不成文的习俗有关。

上海各地都有认“过方亲”的习俗,而姜家宅更特别。小孩子生下来之后,几乎要认村上所有与自己母亲同辈且已婚的妇女叫“姆妈”(在北方叫认干妈)。这意味着,对孩子们来说,村上所有的长辈都是你的亲人;对大人来说,村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的儿女;而对同一辈的孩子们来说,大家都是兄弟姐妹。有许多母亲奶水不足的孩子,都是吃着好几个“姆妈”的奶水长大的。孩子们要是在外面玩耍或放学回来,遇到家里大人不在家,随便进一家门,便可以端起“姆妈”递过的

饭碗,坐下就吃,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多少年后,有的孩子在外面有出息了。村上所有的“姆妈”提起来都眉开眼笑,觉得脸上有光。可能是因为有着这样一层特殊的亲缘关系,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,出出进进,客客气气,十分有礼貌。一声声亲切的“姆妈”,喊出了人性间最本质的向善的一面。

村上风气很好,很少有偷盗发生。可以说是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。家家的大门白天黑夜都是开着的,互相串个门,唠唠家常,都很随意。村民们特别大方,比如家家院子地里种的蕃茄、黄瓜、玉米、甜芦粟等农产品,长成之后,自己舍不得先吃,却热情地摘给路过的行人先尝个鲜。村上还有一个习俗,叫“端全村”。这里的孩子满一周岁时,家里要下“长寿面”。长寿面要端给全村人吃,一家一碗,上面放上一块大肉或一块大排,先给村上最长者端上,而后挨家送,家人和自己最后吃。逢年过节要裹馄饨(姜家宅把包馄饨叫裹馄饨),下好后的热气腾腾的菜肉大馄饨盛进放好了肉汤的大碗里,也是全村挨家送完后才能自己和家人吃。先人后己,成了姜家宅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有时候同一天碰上村里有好几家端的,这一天就不用生火做饭了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村里度过的,一直到18岁那年当兵去了东北。除了有过几次探亲假,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里有我的童趣和难以忘怀的乡愁。

村里及周边河道多,所以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抓鱼摸虾中度过的。浦东人抓鱼摸虾的方式有很多:其一是拷浜头。在小河沟里垒起两道土坝,用一种把铁簰箕绑在长木把上的特制工具(水斗)把河水泼干后,就可以直接抓在烂污泥上活蹦乱跳的鱼虾了。

其二是用网捞。常常在大雨过后,鱼游到水面上来吸新鲜空气,一网撒下去,总能网到几条。有时家里晚上没有荤菜,或者来了客人要招待,只要到河沟里去撒上几网,开晚饭时准保有一盘红烧鱼端上桌。现在一发大水就要防汛,可我们乡下小孩那时候不懂啥叫防汛,就喜欢下大雨,发大水,那是抓鱼的最好时机,还能在水里撒欢玩。下大雨后,农民都要在水稻田地边上开个口子,把多余的水往河里排放,以免淹了秧苗。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你只要听到河边有扑哧扑哧的流水声,那准是鱼儿在逆水而游往岸上窜呢。这时上去按住,保你一抓一个准,大都是鲫鱼子,不大,二三寸长。有时运气好了,一路上能抓到十来条,折一根树条子串起来拎着回家。

有一年发大水,把我家门前的场地给淹了,到天亮水退之后,开门看到,竟有两条斤把重的白鲢鱼躺在我家门边上,尾巴还在吧达吧达动呢,这当然是送上门的美味。那时候生态没有破坏,真是水丰鱼肥。

其三是用手直接摸。乡下男孩脱光衣服直接跳到河里,能沿着河岸摸到刚下完籽的大母虾。再就是摸螃蟹,在河岸边或者在水稻田的土埂上,见到一个个圆圆的洞(是新鲜的,不是陈旧的,看洞边的土质就能看出来),用右手伸进去,就能摸到呆在里边的螃蟹了。有时它伸出的钳子把你的手指头牢牢钳住不放,你要忍痛把它一点一点拖出来。使力要刚好,使力小了拖不出来,使力大了,钳子断掉,白费劲。拖出洞外,往地面一放,螃蟹松开钳子想跑掉,要赶快上去按住,否则吱溜一下又爬回洞中了,速度极快。有时候把手伸进洞里后,也会遇到险情,感觉到摸着一个毛乎乎的东西,那

是蛇,要赶快把手拔出来离开。如果摸到的是粘糊糊的光滑的尾巴,就把手继续伸进去,用食指和中指再加上大拇指使劲夹住其头颈部位,拉出来的准是一条黄鳝。

还有用竹竿子钓、用笊子套、用叉子叉……总之,抓鱼摸虾的办法多着呢。现在的孩子,享受不到这样的乐趣了。

颇为有趣的是上小学读书的事。农村有学校,农村儿童能上学,这也是解放之后才有的事。解放那年,我已经5、6岁了,刚好赶上有机会读书的好时候。我的小学都是在庙里读的。小学一至三年级,是在村口的一座小庙里读的;四到六年级,是在离村几里地外一座叫“社庄庙”的大庙里读的。把庙里的“菩萨”集中一下,腾出几间庙堂放上黑板课桌就是教室了,供我们农村儿童上学。我们和庙里的“菩萨”共处一校,互不相扰。我们在这边的教室里读书写字,听老师讲课。从窗户望过去,隔了一堵墙,就能看到那边的庙堂里,“菩萨”们则在听老道、尼姑们撞钟念经敲木鱼。尤其是庙会那几天,人山人海,四面八方来烧香拜佛的,十分嘈杂。现在想想也很有趣,我们那时候的“抗干扰”能力,咋这么强呢?写作业也好,考试也好,庙里该怎么闹就怎么闹,一点也不受影响。

小学毕业后,我考上镇上的陆行中学。那时候金桥镇还通小火车,中学就紧靠在铁道上,好在小火车只在早中晚时间才驶过,对我们的学习没有多大的影响。

当下,有很多人都在找“乡愁”。特别是长期住在城里又上了一点年纪的人,更是爱回想童年时发生在乡下老家的那些陈年往事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乡愁”吧。

意犹未尽

木槿花开

■王德才 文

5月底,到南国厦门参加全球水产冻品行业大会,入住的厦门荣誉国际酒店,就在海滩边。清晨,我照例坚持已有近三年的晨练。沿着环岛南路,在20多度的温度下,“享受”着海边略有海腥味的热风,不一会,便大汗淋漓。在擦拭迷离双眼的汗水时,前面迎来了木槿树。

木槿,对我来说,并不陌生,但好奇的是这里的木槿树种成了绿化带,有一米多高、一米多宽,修剪得整整齐齐,这在都市中不常见。更让我好奇的是这里的木槿已星星点点开始开花,而上海的木槿花,我分明记得是在6月底7月初才开。为验证自己并没有“老糊涂”,回上海后,我在几乎天天去晨练的上海共青森林公园里,特意仔细看了看木槿,木槿的枝头,的确花蕾都还没一个。看来,南国厦门的木槿花,比起上海,要早了个把月。

木槿花,没有石蒜的妖艳,没有月季和玫瑰的多彩,没有薰衣草的浪漫,虽然也有纯白、淡粉红、淡紫、紫红等颜色,但森林公园里的木槿,数量不多,也不集中,观赏性自然不太高,在花卉的数量、品种洋洋洒洒的公园中,自然很难得到更多人的关注。

我却对木槿情有独钟。

出生于上海郊区农村的我,对木槿印象很深。上世纪70年代以前,农村种植木槿很是普遍,在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年代,种植木槿可不是为了绿化或美化环境,而是因为它可以用来做篱笆,多用它来围起一点点点的可怜的自留地,当时的自留地一般只种些蔬菜,只能自用而不能出卖,否则就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要割掉,要批判。由于那时的

木槿多用作篱笆,有人就将木槿叫做篱笆树。至于为什么用木槿而不用别的树做篱笆,我当然认为是木槿好伺候的缘故,因为自留地大多在宅前宅后,而宅前宅后的土地,都不是太好,要么太阴,要么太干燥,要么太贫瘠,但木槿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,肥瘦不拘,干湿不拘,寒热不拘,喜光也不怕阴。同时,作为篱笆,容易分蘖但又容易修剪、扦插,也是木槿的一大优点。

木槿除了做篱笆外,还有一个实用功能,就是可以将木槿叶和花搓烂,用来洗头。那年代,肥皂也是稀罕物,农民没钱买,即使有钱,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,要凭票。那时,农民衣服大多用粗布做成,加上干衣活衣服容易弄脏,洗衣很费肥皂,凭票供应的那点肥皂往往不够,这时,木槿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女人的头发长,洗发自然也比男人勤多了,如果几天连着阴雨后,明晃晃的太阳出来了,农活又不多时,我的姐姐和周围的大小老少女人们,一准来到宅前宅后的木槿树边,连叶带花,大把大把揪下来,围着水井,用手搓烂,直到搓出泡沫,敷在头上当作肥皂洗头。洗头时,有自己洗的,有大帮小洗的,也有相互帮着洗的,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,还有点过节的气氛。

1978年初春,通过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高考,我离开乡下进城念书后,才知道普普通通的木槿除了做篱笆和洗头外,还有更大的用处——吸附有害气体,享有“天然解毒机”的美称,木槿花汁有止渴醒脑的保健作用。木槿的花、果、根、叶、皮都可入药。作为高血压患者的我,与木槿汤难分难舍。

木槿,没有任何出挑之处。而我年岁渐长,每每看见木槿,看见木槿花开,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怀,木槿上寄托着的乡情和乡愁,总会愈发浓郁。



面朝大海 ■久久

岁月悠悠

想当年,影院避暑

■曹振华 文

记得当年读初中时,那个年代的夏天,似乎不及现在这么热。那时,家中无电扇,更无空调冰箱,只有手中的芭蕉扇。

大热天在家,实在难耐。一天,我走进家附近的电影院,见是放映《林海雪原》,于是买票进去。当时的影院里,头顶上悬着吊扇,两边墙上有十多只摇头风扇,每个座位上有一

把圆形纸扇。《林海雪原》中朔风呼啸,冰天雪地。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在深近膝盖的厚雪中前行,片中是满天银白世界,看着看着,我仿佛身临其境,似有寒气阵阵袭来。如此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情景,使我不禁停止了摇扇,那英雄杨子荣在威虎山智斗小炉匠,以消除座山雕怀疑的紧张场面,更使我忘却了影院外面烈日高照、暑气蒸人的大伏天。

在电影院尝到了消暑的“甜

头”,我在夏天就专门选择那些有寒冬腊月、冰天雪地场景的电影。《聂耳》中,聂耳在风雪迷漫的冬天,典当了一件棉袄,凑钱买了心仪已久的小提琴,在冰冻三尺、积雪厚厚的晒台上练琴;《英雄儿女》中,王芳随部队文工团冰雪天地中上山为志愿军演节目;《林冲》中,林冲风雪山神庙,大雪纷飞上梁山;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中,杨排长带领战士们英勇机智地进行反特斗争,风雪迷漫,冰山耸立,彻骨严寒的场景贯穿整个影片。

在炎热的夏天,在电影院里看这些寒气逼人的影片,使我在酷暑中的烦躁闷热消失殆尽。